

八男一女之一死

(本文插圖刊第6、45、46頁)

林彪逃亡祕聞

·王重則(本誌駐紐約辦事處主任)

天才大合唱的悲劇

中共自從建黨以來，其間經過不少次奪權鬥爭；奪權鬥爭是中共的一貫作風。也是共產世界一大特點，從列寧、史大林、馬林科夫到赫魯雪夫幾乎全是如此，東歐幾個蘇聯衛星國家也如法泡製，內部鬥爭不斷，爭權奪利此起彼伏，然後用流血清洗完事；其慘烈暴虐，是人類歷史上所罕見的。

史大林死後，毛澤東狂妄自大，想與蘇共爭奪共產世界的領導權，自然遭到蘇聯赫魯雪夫的堅決反對。中蘇共決裂後，毛共自搞一套「整風反右」鬥爭、「三面紅旗」、「反右傾」等運動不一而足；受害人達到數千萬之多，其中「三面紅旗」人為災禍餓死者，達千餘萬人。

可悲的是中共並沒有從失敗中汲取教訓。一

九六六年毛澤東又發動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他為了剷除政敵劉少奇、鄧小平，特為聯合林彪對中國大陸進行十年恐怖統治。除了幼童以外，幾乎所有的人都必須參加所謂「觸及靈魂的革命」。

林彪為了討好毛澤東，特為大捧特捧毛澤東，這是林妻葉羣為林彪設計的。她看到毛澤東喜歡搞「個人迷信」，她便讓林彪「猛擁護」，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果然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受到毛澤東的讚揚，毛澤東要全國學習。

林彪嚐到了甜頭，更進一步說「毛澤東是一個『天才』」，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毛在偉大的革命實踐基礎上，「天才」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列的思想，又綜合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體驗，把馬、列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林彪更吹捧說：「毛澤東所經歷的事情，遠比馬、恩、列來得多。馬克思、恩格斯固然偉大，繼承了人類先進的思想，預見到人類的發展，但他們却不如毛澤東那樣長期的、複雜的、激烈的、多方面的領導實際的鬥爭，而這些只有天才方能創造出來。」

林彪大肆吹捧毛澤東，其目的在於先取得毛澤東的信任，然後再接毛澤東的班。在他如願以償後，他便積極部署他的心腹，大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把他的親信都安排在重要的部門，擔

任重要的職務，於是，毛澤東林彪之間的隱患也就開始形成了。

林彪的部署是：黃永勝為「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法憲為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政治局委員。李作鵬為副總參謀長、海軍第一政委、政治局委員。林彪妻子葉羣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政治局委員。閻仲山為副總參謀長、中央候補委員。蕭健飛為總參謀部作戰副部長。李福澤為國防科委會副主任。除了這些軍事大員外，林彪對地方軍區要員也都作了佈署。如：周赤萍為福州軍區第一政委。劉興元為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梁興初為成都軍區司令員。胡繼成為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還有許許多多的大小親信也都安排在各省軍區的重要位置上面，因為這些人都是林彪當年「第四野戰區」的舊幹部。如果一旦有事，林彪的各路人馬可以同時出動，順利取得政權。

林彪所作的人事部署，毛澤東自然是同意的，因為毛澤東是軍委會主席，不經過他的批准便無法任命。但毛澤東為了防備林彪搞「山頭主義」，毛澤東又提拔一批陳毅的「三野」幹部，以

達到制衡作用。如派張才千為副總參謀長，以監視參謀部的一些人、李德生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以便控制全軍言論、尤太忠為內蒙第一書記

兼內蒙軍區司令員、謝振華為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山西軍區司令員、南萍為浙江省委第一書記。

汪家道為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皮定鈞為蘭州軍區司令員、王必成為昆明軍區司令員。以上這些人都是三野的重要幹部。另外還有一個南京軍區的許世友司令員，他雖無政治淵源，但他却是毛澤東忠實走卒。這不能不給林彪很大威脅。

中共「九大」會議上確定林彪為「接班人」

，通過這次大會和以後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林

彪把他的心腹要員都作了妥貼的安排。從此，他

們之間的勾結更加緊密了，膽子也更大了。「文

革」把林彪推上了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的高

位，成了寫在黨章上的「接班人」，這個作法即

使共產世界其他共黨黨章也沒有這個先例。但對

林彪來講，他並不滿足於此，他還想擔任「國家

主席」。毛澤東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建議不設「

國家主席」，為的就是削弱林彪的權力。毛澤東

慣於拉一派打一派，一旦成功，被他拉的一派仍

然是他後來打擊的對象。對林彪也是如此，毛澤

東絕不能讓林彪繼劉少奇後做「國家主席」，毛

澤東想如果林彪做了「國家主席」，又掌握龐大的軍權，林彪對毛澤東的要害，不知要比劉少奇大多少倍。毛澤東讓林彪做「接班人」已經算是

特殊照顧了。誰知林彪嘗嘗心切，這樣一來，反

覺得這是毛澤東對他一個大大的愚弄，因此氣憤難平，所以他要採取強有力的行動。

過了此村便無落店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第一個發言，他講稿事先並未

給毛澤東看過，他以歌頌毛澤東為幌子，大講天

才問題和設立國家主席問題。八月二十四日，在

林彪的統一指揮下，陳伯達、吳法憲、葉羣、李

作鵬、邱會作分別在各組宣講由陳伯達選編，經

過林彪審定的馬、恩、列、史「論天才」的材料

。他們以為這可以投毛澤東之所好，改變毛澤東

不設國家主席的想法。

老奸巨猾的毛澤東已看出他們的用心，爲了

挫敗林彪奪權的計劃，毛澤東決定從陳伯達身上

開刀。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由毛澤東主持召

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停止討論林

彪在二十三日會議上的講話，責令陳伯達檢討。

毛澤東找林彪談了話，周恩來找吳法憲、李作鵬

、邱會作談了話，要他們向中央作檢查。這時黃

永勝剛到廬山不久，沒有趕上林彪指揮的「天才

大合唱」，他見勢不妙，立即銷毀了他按林彪旨

意準備的發言稿。王洪文也見風轉舵，把已準備

好的發言稿換成了批判陳伯達和天才論的內容。

這場中共內部互相批判的和平奪權鬥爭，只有兩

天半，就被毛澤東打亂了。毛澤東形容林彪這一伙人在廬山的發言是：「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

球轉動之勢。」

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以後，林彪與毛澤東的鬥爭表面化了，在奪取最高權力問題上，林彪早有

打算，也作了各種各樣的準備工作，文的不行就用武的。

用武力奪權的準備工作，要追溯到林彪的兒子林立果被安排在空軍司令部黨委辦公室當秘書

時期。那時候，在林彪授意下，經吳法憲批准，在

黨委辦公室裏設立了一個專門爲林彪活動進行秘

密聯繫的別動隊「調研小組」，林立果任組長。

成員有周宇馳、王飛、劉沛豐、劉世英等人。在

「調研小組」不斷擴大的同時，林立果還在上海

成立了「上海小組」。該組和「調研小組」南北

配合，是林家「一統天下」的基礎。一九七〇年

十月，林立果看了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

啊，海軍」。他對日本宣揚武士道精神，復活軍

國主義津津樂道。他對用武力奪取政權充滿了幻

想。他說他的「調研小組」就等於電影裏的「聯合艦隊」，他們也要有「江田島精神」（江田島

是日本海軍軍官學校的所在地）。於是他們的「

調研小組」改名爲「聯合艦隊」，林立果當然是

「艦隊司令官」，他自己取了一個代號叫「康曼

德」，用的就是英語 Commander，即「司令官

」的諺音。其他重要成員也取了相應的代號，並

將代號報告了林彪和葉羣。

梟雄毛澤東以陰謀起家，對林彪一伙的所作

所爲，自然十分警惕，既然他親自圈定林彪爲他

的接班人，他不好直接整林彪，以免賠笑全世界

，所以他只好從陳伯達下手，來打擊林彪。

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們各地建立的據點和情

報網，進行穿梭聯繫準備武裝政變時，暴君毛澤東感到有可能出現的危險，他於一九七一年八月

十四日離開北京，到南方許多省市作了一次帶有神秘色彩的巡視。

八月十六日毛澤東到了武漢，先後和湖北、湖南等地的中共黨政軍負責人進行了五次談話，毛澤東不愧是陽謀家，淨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壞話，說他們要分裂黨，急於奪權等等，毛還作了特別交待：「大家不要傳達」。八月二十六日，林立果的「聯合艦隊」針鋒相對，也召開一次會議，他們千方百計想辦法了解毛澤東的動向和言行。

毛澤東在武漢停留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毛在長沙、南昌分別接見了湖南、廣西、廣東、江西、江蘇、福建等地黨、政、軍負責人，並同他們進行了談話。九月三日毛澤東從南昌到達杭州，當陳勵耘前來看望毛時，毛知道陳勵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備大權，當面問道：「你同吳法憲的關係如何？吳法憲在廬山找了幾個人，其中有你陳勵耘、有上海的王維國，還有海軍的什麼人？你們都幹了些什麼？」當場將陳勵耘弄得狼狽不堪。毛澤東這次活動的範圍相當廣泛，接觸的人當中包括部分林彪一伙人。主要用意在於表明他並沒有大權旁落，他仍是一個暴君。

九月五日林彪得到了毛在南巡時對自己不利的談話內容，林彪反復思考着這一切，認為不得不與毛澤東攤牌了。於是下決心乘毛澤東還未從南方回來之際，幹掉他。

九月七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了「一級戰備」的命令，葉羣、黃永勝、李作鵬之間又進行了電話聯繫。周宇馳駕駛直升飛機從北戴河

飛回北京，到上海江騰蛟家中，讓江騰蛟看毛澤東巡期間的講話記錄，並對江騰蛟說：「現在看起來要對我們下手了，我看還是先下手為強。」

他（指毛澤東）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過國慶，路過上海時可以動手。我們不動手，將來別人上了臺，我們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江騰蛟說：

「那就叫王維國吧。」周宇馳回答道：「不行，王維國太粗。」江騰蛟領會了周宇馳的意思，又說：「那就只有我去了。」周宇馳說：「要去快點去。」江騰蛟認為：「杭州現在是最好的時候，毛澤東九月二十五日前不會回來。」周宇馳爲了壯膽子還說：「現在我們不幹，今後很難遇到這樣的機會，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

林立果命令江騰蛟說：「你到上海統一指揮，只有你才能勝任。等上海打響後，北京由王飛率領空軍直屬警衛營攻打釣魚臺。」

周宇馳接着說：「要去就快去。爲了保密，

坐火車去，到蘇州下車，上海來車接你。你的代

號是『殲七』。」江騰蛟當即表示：「堅決幹！」林立果爲了鼓舞士氣，又說：「這次要論功行賞。首長講過，誰能完成這個任務，誰就是開國元勳。」

最後，林立果又問了一下江騰蛟：「你看我們的三個辦法行不行？有沒有把握？」

江騰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

這次總任務代號叫「五七一工程」，即「武裝起義」的諺音。江騰蛟是敵前總指揮。

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機場秘密據點聚會。江騰蛟提出，如果毛澤東的火車停在上海虹橋機場，就炸附近的小油庫，趁救火的亂勁上車幹掉。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車附近，連車帶人都

變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

林立果拿着林彪的手令乘專機從北戴河飛回北京。晚十一時三十分，林立果、周宇馳來到他

中報銷了。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對付張作霖的辦法

，再來一個皇姑屯事件。周宇馳問江騰蛟：「從杭州到上海之間有沒有鐵路橋？如果有，炸鐵路的辦法最好。」

江騰蛟答道：「橋有好幾座，但都有陸軍看守。」又說：「要炸鐵路，顧放（位於蘇州附近）那一段比較合適。這個地方靠近我們的機場，鐵路邊又無其他部隊。」

周宇馳接着說道：「車一炸壞，就發動附近機場的部隊以搶救B—25飛機衝上去，在混亂中解決問題。」並決定由魯珉去幹。還有人提出讓陳勵耘派飛機或用其他辦法轟炸火車，等把火車打停後，再欺騙戰士說，上去抓凶手，看到活的就把他幹掉。

在研究京、滬之間如何的聯絡時，決定：「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報時，就誤王維國因病住院了。如他離開了上海，就說王維國出院了。」

從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林彪瞭解到毛澤東南巡談話的內容起到九月十日這短短的五天時間裏，林彪一伙積極籌備武裝政變。毛的南巡談話，加速了林彪對毛採取行動。老奸巨猾的毛澤東也有所覺察，九月八日夜，毛澤東在杭州剛吃完晚餐，突然叫人將停在杭州寬橋機場附近的專車立即轉移。但到了九月十日下午三時許，毛澤東又突然說：「現在把車調回來，我馬上就走。」九月十日晚，毛澤東的專車停在上海後，林立果很快便收到從上海打來的電報：「王維國住院了。」北京的林立果知道毛澤東抵達上海，認為

手的時機到了。

當林立果等人緊鑼密鼓策劃謀害毛澤東的時候，王維國從上海打來電話說：「毛澤東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現在已經離開上海了。」林立果等人一聽，有如雷擊頭頂；頓感時機已錯過了。

此時，毛澤東的專車已駛過顧放橋，途經蚌埠、濟南、天津時，毛澤東都不讓停車。九月十二日下午專車到豐臺時，毛澤東才讓停車，在車上毛澤東召集北京部隊和北京市負責人開了一個兩小時的會。在這次會上毛澤東仍未點林彪的名，只講到陳伯達等人。黃昏時分，毛澤東的專車駛進北京車站，毛澤東的南巡算是平安無事的結束了。

無人領航匆促飛逃

在北戴河的葉羣和林彪知道毛澤東已到達北京的消息，他們知道自己的計劃破產了。然而他們要與毛澤東到底的決心沒有動搖。他們決定按照「五七工程紀要」的設想，南逃廣州另立

中央，製造割據局面。九月十二日傍晚，林立果

把周宇馳、于新野、江騰蛟、王飛、李偉信召集

到空軍的小樓裏。林立果讓周宇馳跟大家談談。

周說：「毛主席回來以後，就要開三中全會，就要動手了。林副主席決定立即轉移到廣州去，要

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明天到廣州。要保證

他們安全飛行……到那裏以後，首長召開師以上

幹部緊急會議，宣布另立中央，進行割據，形成

南北朝形勢。……利用廣州的廣播電臺發表廣播

……提出條件和北京談判。……我們還可以爭取外援，林彪在蘇聯是有威望的。……和蘇聯等國

建立外交關係，要動武，就聯合蘇聯，實行南北夾擊。」

緊接着，他們手腳不停地捆裝大量的中共機密文件、膠卷、錄音帶及外幣，為他們成立中央工作準備工作。

但這事被林彪女兒林立衡在她的訂婚典禮上識破，她立即向駐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隊（中共高幹的警衛軍隊）的張副團長報告此事。張馬上去北京報告周恩來。周恩來下令，沒有他的命令，飛機不得起飛。林彪得知這一消息後不得不將南逃的計劃改為北飛蘇聯，因為南逃路程遠，北飛路程近。

周宇馳要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技術處處長搞一份東北、華北、西北地區雷達兵部署圖，以供北飛使用。

有了這些準備後，林彪才敢作出立即逃往蘇聯的決定。

十二日晚十一時四十分，葉羣把貼身的警衛秘書叫到林彪處，林彪對他說：「今晚反正睡不着覺，你準備一下東西，馬上就走。」

當汽車開來時，劉沛豐、葉羣、林立果和林彪先後匆匆上車。汽車一開出，八三四一警衛兵向警衛大隊部作了報告。警衛大隊的幹部幾乎全部出馬，只見林彪等人乘坐的高級防彈紅旗轎車

開着前燈，高速駛來。警衛幹部示意停車，葉羣在車裏大叫：「八三四一部隊對首長不忠，衝！」司機加大油門，按着喇叭，急駛而過。坐在車上的貼身警衛秘書思想起伏，他不願意和林彪等人一同外逃，他突然喊了聲：「停車」，司機也

不知出了什麼事，猛然將車停下。警衛秘書乘勢

跳下車。有人從汽車裏向警衛秘書連開兩槍，未

打中，警衛秘書邊跑邊擊。林彪也顧不了這些，汽車以每小時一百公里的高速度向前急駛。

零時二十二分，林彪的汽車開到了二五六號

飛機前。還未等汽車停穩，便慌忙跳下車來。葉羣、林立果、劉沛豐拿着手槍亂喊亂叫：「快！快！快！」他們急速地跑到飛機駕駛艙門底下，

未等爬上客機的梯子，就順着駕駛艙的小梯，一個緊跟一個往上爬。他們來不及等待副駕駛員、領航員和通訊報務員登機，也來不及等待關閉機艙門，就要飛機急速起飛。由於機場奉命關閉了夜航燈，飛機也未敢開滑行燈，在跑道上滑行時

，飛機右翼撞壞了停在滑行道上的加油車油罐蓋，飛機自身的綠色玻璃燈罩也破壞了。零時三十分鐘後，即十三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左右，二二二分，在沒有一切通信保障的情況下，在一片漆黑中，二五六號三叉戟强行起飛了。

就在二五六號專機起飛的一瞬間，北京接到周恩來立即命令：關閉大陸上所有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周恩來並命令調度員向二五六號飛機呼叫，但沒有任何回答。

八男一女暴屍荒野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時五十分，飛機飛出中共控制地區進入外蒙古上空。周恩來立即驅車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用一句粗俗不堪的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由他去吧。」

中外文庫 彩虹夢 吳崇蘭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優待「時代文摘」及「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

。」

林彪等人乘坐的飛機飛出中共控制的地區四十分鐘後，即十三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左右，二五六號飛機就墜毀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機上八男女全部死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八時半，「蒙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緊急約見中共駐蒙古「大使」。周恩來立即命令：關閉大陸上所有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

蒙古領空提出口頭抗議。

次日，中共駐蒙古「大使館」人員來到飛機墜毀的現場。在南北兩個小山中間，一塊長約三千米的平坦開闊土地上，一架三叉戟飛機被摔得七零八落。在比較完整的機尾上，印有中共「國旗」和「二五六」三個紅字。在飛機殘骸的北面

，九具屍體陳列着，頭部全部燒焦，面目模糊不清，衣服已全部燒光，在飛機殘骸附近，散落着六支五九式手槍和一支衝鋒槍，還有一隻高跟鞋。

當時的中國人和蒙古人，都沒想到這九具屍體中有幾個人竟是曾顯赫一時、家喻戶曉的中共大人物，他們的名字是：林彪、葉羣、林立果、劉沛豐、潘景寅、楊振剛，飛機機械師、空勤機械師、特設機械師。九月十六日十一時，這九具屍體在暴屍荒野近八十個小時之後，分別裝入木棺，並掩埋在離出事地點大約一公里以外的一個無名高地的東坡上。在墓穴上除了標着一號屍體、二號屍體……的幾個木牌外，沒有紅小書，沒有任何一點紀念的裝飾。毛澤東看到他的接班人的下場，從此就一病不起了，直到他死亡。林彪、毛澤東兩個置中國人民於倒懸之苦的壞蛋，先後離開人間，但人們對他們的仇恨，却永難消除。